

作者: warrenchen (愛管閒事) 看板: warrenchen
標題: [測試中][小說] 等級S的冒險者-篇3 冊、直到傍晚的閒談與午餐(暫)
時間: 2020-01-21 Tue. 21:43:56

譯者: Nosy (備份 <https://disp.cc/b/764-c20p> (1))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document/d/1J8zyU3Vv5a9BqGhFqUedMI20L_uWpGRCb9ZlvFtbp_c8/edit?usp=sharing (2))

感謝輕之國度的 Binarytree 翻譯君的
<https://www.lightnovel.us/forum.php?mod=redirect&goto=findpost&ptid=934740&pid=19328598> (文章)提供參考。
如需轉載或轉貼請告知。能力有限，拋磚引玉。若願不吝賜教，亦感謝指點。
原文連結: <https://ncode.syosetu.com/n5947eg/42/>

冊、直到傍晚的閒談與午餐

眾人在小餐廳裡天南地北地閒聊著，走出店舖時，不知不覺地已是傍晚時分。夕陽的餘輝將周圍染成一片粉紅色，抬頭看見空中的雲彩也變成烈火一般的赤紅色。在陰影的襯托下，周遭的物體輪廓格外地分明。

夜幕逐漸低垂，天頂附近雖然仍如白晝，但已有星星開始眨著眼睛。(*1)

晚風涼爽的吹拂著，夏洛蒂抬頭看向天空，嘆了口氣。她臉上露出些許不安的表情。安婕琳有些納悶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

『……我在想，這麼幸福真的好嗎、之類的』

夏洛蒂眨著眼睛，似乎是回想起了什麼，眼眶有些濕潤。當下的幸福和之前自己犯下的過錯，正放在天秤的兩端來回搖擺不定。

雖說她是因莫須有的罪名被迫流落他鄉，但並不意味著因此將無關的人被她的所做的罪惡波及，就能正負相抵。被復仇沖昏頭時沒意識到的那些事，如今正折磨著她的內心，讓她不禁想著，自己真的有資格獲得幸福嗎。

安婕琳溫柔地拍了拍夏洛蒂的腦袋。

「別在意……只要活著，就會有許多開心的事情的」

『……嗯！』

夏洛蒂回握著安婕琳的手。

回去的路上，三人正好路過旅行商人的露天市集。

大小不一的馬車拉開車棚，化身為路邊小攤，來自五湖四海的各式食材匯聚到一起，讓市場顯得非常熱鬧。來買菜做晚餐的人潮將市場擠得水洩不通。

街頭藝人也在路邊展示著誇張的才藝，流浪民族在旁邊演奏，簡直像是慶典般地熱鬧。

一台載著冷藏魔法庫的大型馬車正在賣魚。據攤主所言，這些都是從艾爾布聯運來的魚。

原來如此。雖然不是現撈的，但冷藏後運到這的魚還都很新鮮，看起來很美味。夏洛蒂這麼想著，拉了拉安婕琳的手。

『吶，姐姐，我們今天買魚回去吃吧！』

「嗯……似乎也不錯呢……」

中午的主食是肉類，這樣的話晚上吃魚也不錯。

於是她們開始準備挑魚，此時身後傳來『哎呀，這不是安婕嗎』的呼喚聲。安婕琳回頭一看，蘿塞塔修女正站在那裡，剛好也在採買的樣子。

「蘿塞塔小姐，來買東西嗎？」

『嗯，買晚餐的食材！那些孩子是……』

蘿塞塔看向夏洛蒂和白。夏洛蒂微微皺起眉頭，躲到安婕琳身後。白則是一言不發站在那裡。

「這是夏洛蒂。這是白。因為某些原因他們現在住在我家……」

『哦，是這樣啊。你們兩位好啊，我叫蘿塞塔，是附近教會孤兒院的修女』

蘿塞塔微笑著跟兩人打招呼，但夏洛蒂卻臭著臉不說話。白也只是默默地輕輕點頭。蘿塞塔有些為難地笑笑，搔了搔自己的臉。

『好像是被討厭了呢……』

「夏兒……不能這麼沒禮貌」

『但是……』

「不可以喔。蘿塞塔小姐可是我的母親候選人之一呢……」

『哎呦、安婕！怎麼還在說這種傻話呢！』

蘿塞塔在安婕琳的頭上戳了一下。安婕琳嘸起嘴來。

「才不是傻話……我是認真的」

『真是的……』

蘿塞塔嘆了一口氣。夏洛蒂用鼻子哼了一聲。

『維耶納教的修女，根本就配不上姐姐的父親……』

蘿塞塔有些吃驚地睜大雙眼，看向夏洛蒂。

『妳似乎遇過些什麼事呢……可以說給我聽聽嗎？』

『……沒什麼好說的』

『怎麼會呢。主神的慈愛普照大地，指引迷途的孩子也是我們的工作』

『什麼慈愛！那種東西根本就不存在！』

夏洛蒂突然吼了起來，讓周圍的人都驚訝地停下腳步，一臉詫異地看向這裡。魚店老闆的臉色有些難看。

『我說小妹妹們，妳們從剛才開始就站在這裡妨礙我做生意，能換個地方嗎？』

四人來到市場的一角。

因為大街上的人很多，站在路上的話會擋路，所以眾人來到旁邊的一條小巷裡，在建築物旁的陰影處駐足。

夏洛蒂一直很不高興地保持著沉默，安婕琳代替她向蘿塞塔做了粗淺的說明。

關於夏洛蒂出身於盧科雷西雅的事、是樞機主教的女兒的事、雙親捲入政治鬥爭不幸身亡的事，之類的。

聽過這些之後，蘿塞塔修女靜靜地在胸前劃著十字祈禱，隨後以非常溫柔的表情朝夏洛蒂搭話。

『……還真是些不得了的事呢。妳很努力了呢』

『哼，才不要妳這種人的同情呢。我再也不相信妳們維耶納教了』

蘿塞塔有些為難地皺起眉頭。

『唔……的確聖職人員裡，有各種各樣的人。大概也有濫用地位和權力做壞事的人。但是呢，也有虔誠地祈禱，平靜地生活的人。對於這些人，主神是絕對不會拋棄他們的』

『妳胡說！』

夏洛蒂大喊著打斷了蘿塞塔的話。她握緊拳頭，眼裡滲出淚水。

『我一直都很虔誠！每天早晚都會祈禱、會去做禮拜、會感謝那些令人幸福的事！從來沒有恨過，也沒有不好念頭！然而為什麼主神沒有來拯救我的父親和母親！？為什麼！？為什麼……』

夏洛蒂抓住蘿塞塔，一邊揮舞著小小的拳頭，啪嗒、啪嗒地打在她的身上，一邊任淚水流淌。她的哭聲高亢卻又嗚咽著，似乎要將無法抑止的感情全部釋放出來一般。雖然她也明白將怒火發洩在蘿塞塔身上有些蠻橫，但還是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，將憤怒與悲傷全都表露無遺。雙親的相貌在眼前一閃而過，淚水更加止不住地潰堤。

蘿塞塔悲憐地低垂著視線，輕輕地將手放到夏洛蒂頭上。

『……對不起。這個問題我沒辦法給妳答案』

『我就知道！就知道是這樣！妳這個偽善的騙子！』

「夏兒，冷靜點。蘿塞塔小姐她並沒有錯」

安婕琳想要出言安撫，但蘿塞塔制止了她。

『安婕，接下來能交給我嗎？』

「……知道了」

安婕琳退後一步，和白並肩站立，守望著夏洛蒂。

蘿塞塔蹲下身來，將手放到夏洛蒂的肩頭。夏洛蒂的小臉上涕淚縱橫。

『對不起，是我太不負責任了……』

『哼！妳怎麼可能明白我的心情！』

『嗯……也是呢。這並非能輕描淡寫的事。但是啊，』

蘿塞塔溫柔地撫摸著夏洛蒂。

『我還是希望妳能祈禱啊。不是為了已經發生的過去，而是為了未來能受到祝福。為了能跨越悲傷的昨日，繼續前行』

『只會耍嘴皮子！光說不練誰都會！』

夏洛蒂憤怒地推開蘿塞塔，跑離她的身邊。

憂愁、痛苦、憤怒、悲傷，種種情感在夏洛蒂的心中交織在一起，讓她不顧一切地想要逃離這裡。

但她卻咚地撞上了某種東西。夏洛蒂驚訝地抬頭一看，一名正在巡邏的士兵滿臉詫異地站在面前。

『小孩在這種地方做什麼呢』

蘿塞塔跑了過來，和顏悅色地答話。

『您辛苦了，士兵先生。沒什麼事，我們只是在聊天而已』

『在這種地方、天都快黑了的時候？很危險啊，萬一出現壞人怎麼辦。壞、土匪、壞人啊、人口β可……壞、土匪、壞孩子、吶』(*2)

士兵的雙眼突然失去了焦點，眼神變得空泛無光，口齒不清。他拔出腰間的劍，舉了起來。

『壞、壞、壞孩子要、殺、殺、殺掉才行、行吧？』(*3)

『欸……！』

士兵手中的劍，朝著嚇得縮起身子的夏洛蒂揮落。

夏洛蒂緊閉雙眼。

但她卻被一個柔軟而溫暖的東西抱住後推到一邊、在地上滾了幾圈。身後傳來安婕琳的叫喊聲。

「蘿塞塔小姐！夏兒！」

夏洛蒂睜開眼睛。預期的疼痛意外地沒有出現。

『……！為什麼……！』

蘿塞塔摟在夏洛蒂的身上，護住了她。蘿塞塔抬起頭來，露出微弱的笑容。

『疼疼疼……沒事吧？』

『不要……！不要啊！』

夏洛蒂緊緊地抱住剛才還痛恨著的蘿塞塔。

手心有一股黏稠的感覺，舉起手一看，滿手都是血。蘿塞塔原本穿的是綠色的修行服，如今後背已經被汨汨流出的鮮血染成了黑色。

夏洛蒂絕望似地愣住了。

士兵準備再揮一劍，但被飛奔過來的安婕琳一腳踹開了。士兵滾了一圈倒在地上，但很快便如人偶般站了起來。

安婕琳焦躁地嘖舌，將站起身的士兵再次踢飛。

「出事後才察覺到異常……！該死，我這個大笨蛋！」

明明再三提醒自己不要大意，但還是發生了憾事。她對自己的無能感到厭惡。父親肯定不會犯這樣的錯。

突然，四周充滿了殺氣。短刀從四面八方投擲而來。

安婕琳為了保護夏洛蒂和蘿塞塔而架起劍。但短刀飛到途中就被某種東西彈開，掉到地上。

『拜託別發呆啊』

白像是要保護安婕琳的背後一般站在那裡。他大概又在周圍發動了透明的立體魔法陣吧。

安婕琳抱起蘿塞塔、背到身後，並握起被嚇到動彈不得的夏洛蒂的手。

『都是我……都是我的錯……』

「夏兒！振作起來……！」

唰唰唰，數道腳步聲傳來，正逐漸逼近的樣子。映入眼簾的是奧爾芬城的士兵們。他們全都目光空洞，如同人偶一般，但身法卻十分迅速，像之前見過的戴面具的襲擊者那樣，以似乎能在牆壁上奔跑的猛烈之勢，朝著安婕琳一行人衝了過來。

安婕琳收劍入鞘，把夏洛蒂抱入懷中。

「白，這些人只是被操縱了……！別殺了他們！」

『噯』

白揮動手臂，看不見的魔法陣將士兵們都彈飛了，隨後他大喊道。

『別拖拖拉拉的！趕緊離開小巷！』

「你也一起來！你們由我來守護，你不需要戰鬥！」

如果不這麼做的話，白大概會一直這樣封閉自己的內心吧，安婕琳這麼覺得。她用劍把堵住路的士兵打到一邊，然後掛回腰上，空出手來抓住白的手臂。

眾人跑回大街。

太陽即將下山，四處都開始顯得有些昏暗。有些攤販和商店已經點上了燈，來往人們投射出的身影如活物般交錯而晃動著。

蘿塞塔在安婕琳的背上微弱地呼吸著。她仍一息尚存。

但為了保護夏洛蒂，她背上被重重砍了一劍，傷勢很嚴重，血流不止。再這樣下去的話，肯定會死的吧。

安婕琳將驚魂未定的夏洛蒂交給白照顧，並開始快速地思考。

『孤兒院……不行……工會！』

雖然孤兒院就在附近，但絕不能把其他修女和孩子們捲進來。需要保護的人再增加的話，她一個人絕對沒辦法應付的。

安婕琳快速地鑽過人群的縫隙。白抱著夏洛蒂跟在後面。

被操縱的士兵們也在後面追趕。難免多少會撞到路人的肩膀或胳膊，引來非難的視光。

安婕琳一邊跑一邊繼續思考。

肯定是有人在操縱這些士兵。不把那傢伙幹掉的話，士兵們怕是會到死為止都一直追過來。

這樣的話，施法者應該是通過直接目視或是監視魔法在觀察著這裡。而能讓士兵們的反應這麼靈活，施法者絕不可能離得太遠。

但現在最重要的是以搶救蘿塞塔為優先。只要到工會的話，肯定會有備用的特效藥的。

安婕琳一邊祈禱背上傳來的蘿塞塔的心跳千萬別停止，一邊繼續奔跑。

道路兩側的建築物房頂上似乎能感覺到人的氣息，而且對方好像也在跟著自己移動。大概是襲擊者居高臨下地看著自己吧。如果只有自己一人的話，就可以沒有顧忌地主動迎擊了，安婕琳不禁咬牙切齒。

大概是士兵被來往的行人拖慢了腳步，一行人總算平安抵達了工會。

安婕琳猛地衝了進去，讓大廳裡還聚集著的冒險者都嚇了一跳，喧騰了起來。安婕琳顧不了那麼多，直接衝到櫃檯前。

「特效藥！快給我特效藥！」

接待小姐被嚇到發出悲鳴。

『欸呀啊、安婕琳小姐！？發、發生什麼事情了！？』

「晚點再解釋……！再不快點要出人命了……！」

接待員看到安婕琳背上的蘿塞塔，表情也頓時嚴肅起來。

『知道了！先送醫務室！』

「唔嗯……工會長呢？白金大叔或者肌肉刺青將軍也行……」

『他們被出錢的貴族叫去了，所以都不在這裡……』

「真是，這種重要的時候卻偏偏……！」

安婕琳將蘿塞塔交給接待員，轉頭看向白。白一臉不高興的樣子眉頭緊鎖，而他懷裡抱著的夏洛蒂似乎因為受到的驚嚇過大，直到現在仍沒回神。

「白，把夏兒帶到這邊……」

正當安婕琳伸出手的時候，被操縱的士兵們如雪崩一般洶湧地衝了進來。人數比剛開始追逐安婕琳時又多了一些。有的人淌著血，有的人手腳已經扭曲變形，但仍拿著武器，以空虛的目光尋找著安婕琳等人的身影。

冒險者們驚訝地站了起來，架起武器。有些人高喊起來，似乎馬上就要衝上前去。

安婕琳慌慌張張地制止了他們。

「等一下！這些士兵只是被操控了！不能殺了他們！」

她一邊說著，一邊將腰中的劍連鞘解下，握在手中。

『只要解決施術者就行了！在此之前別見血，大家盡量撐住！』

別強人所難啊，冒險者們這麼碎念著，後退了幾步。

士兵們揮起武器衝上前來。

就在此時，突然傳來一聲巨響，伴隨著強烈的閃光，士兵們從後方被吹飛了。以安婕琳為首的冒險者們都啞然失聲、張口結舌。

士兵們僵硬地轉過身子。此時一道身影越過了士兵們的頭頂，從外面翻了進來。一頭如大海般深邃的深藍色頭髮正來回飄揚。

「……！尤莉小姐！」

『真是的，發生什麼事情了？』

尤莉一邊將藍髮撥到腦後，一邊看著四周正在爬起來的士兵，皺起眉頭。

『這不是城裡的士兵們嗎。安婕妹妹，妳做了什麼壞事嗎？』

「不是的。這些人被操縱了……只要解決掉施術者應該就行了，所以請別殺了他們……！」

一名士兵爬了起來，朝尤莉襲來。尤莉以很小的動作側身躲開，隨後緊握拳頭朝士兵的下巴打去。擊中的同時聽到『啪嘰』一聲，一道白光閃過，士兵抽搐著倒了下去。

『……雖然搞不清楚情況，總之讓他們不能動彈就行了吧？』

尤莉俐落地將頭髮綁好，握緊拳頭，關節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。拳頭上也似乎纏繞著小型閃電，伴隨劈哩啪啦的聲音發出忽明忽暗的光芒。

安婕琳揚起嘴角。

「就是這樣！」

安婕琳也揮動手中的劍，將欺身到面前的士兵打倒。

其他冒險者也無可奈何地將兵刃用布纏上、或是連鞘擺起架勢，以不取性命的動作迎擊士兵們。

雖然我方手下留情，但對手可是招招都以取人性命為前提的氣勢殺過來的。

而且無論將他們打倒多少次都會再爬起來，簡直就像是跟不死之物作戰似的，這讓冒險者們越來越沒幹勁。

尤莉在人群中輕巧地來回穿梭，用帶電的拳頭將士兵們依次打趴在地。不愧是前等級 AAA 的冒險者，實在是非常可靠，比起現役人員完全不遜色。

此時突然有一股朦朧的光芒浮現出來，土黃色的幾何體來回飛舞。似乎是白解除了立體魔法陣的透明狀態。幾何體將士兵們打倒在地，隨後似乎是增加了重量，壓住他們的後背和手臂。有些冒險者們驚訝地喊出聲來。

安婕琳皺起眉頭看向白。

「你不用出手也行的」

『哼……用不著妳來保護。這麼拖泥帶水的真是看不下去了』

白揮舞著手臂操縱魔法陣，將士兵們一個個壓倒在地上。

安婕琳緊咬嘴唇。自己都說了要保護他們，結果沒有幫手就甚麼都做不到。這樣子只是在模仿貝爾格理夫、是種自我滿足而已。

「可惡……」

必須趕緊解決施術者。安婕琳腳下一蹬，從行動遲鈍的士兵縫隙間鑽了過去，來到工會的外面。

天已經完全黑了，路上亮起路燈，來往的人們的表情都朦朧地看不清楚。

安婕琳敏銳地觀察著四周，集中注意力尋找著施術者的位置。

既然是使用傀儡魔法，那應該會有魔力的細線連著才對。

旁邊就是冒險者工會，裡面有許多魔法使，所以魔力的氣息混雜在一起，很難分辨。但安婕琳還是嗅出某道微弱的氣息，抬起頭來。

「在那裡嗎……！」

她猛地躍起，跳上門前的柱子，又從那裡接著跳上屋簷，如履平地般地一口氣登上屋頂。

「找到了」

數名戴著面具的人一愣，看向安婕琳。看起來像是施術者的人，與其他人的面具稍微有點不同。

施術者周圍戴面具的傢伙們正拔出劍，朝著安婕琳衝過來。

「不可原諒……！」

安婕琳也拔劍出鞘，將迎面而來的數人一口氣砍倒，隨後衝上前去。

她的劍直衝施法者而去，然而其中一個戴面具的襲擊者卻用肉身接下了這一劍。劍刃深深地嵌入肉裡，隨後他用手牢牢地抓住劍身。不管是推還是拉都絲毫不動。

安婕琳皺起眉頭，四散到她周圍的其他襲擊者也都架起劍、衝了過來。

安婕琳放開手中的劍，扭身躲開攻擊。

她從腰上的皮帶裡拔出短刀，刺入其中一人的喉嚨，隨後轉身一個掃堂腿將另一人踢落屋頂。

突然有人從屋頂上掉下來，讓底下的大街上的人潮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。

「得小心不能砸到路人……！」

她一邊自言自語，一邊將剛才抓住劍的面具人一腳踹倒，強行將劍拔出，隨後順著拔劍的勁勢揮舞劍鋒，將周圍逼近的其他襲擊者全部一擊斃命。

安婕琳抬起頭來，死盯著施術者。他戴著面具，所以看不出表情，但似乎在嘟囔著什麼。

『主神……主神啊……請守護吾等免受惡人之……』

「……你們教皇廳才是沒人性的混蛋！」(*4)

安婕琳怒吼一聲，揮落手中的劍。

施術者的腦袋飛了出去，從他身上延伸的魔力線也同時全部斷掉了。

安婕琳將劍上的血甩乾，收回劍鞘。一股莫名的疲勞感突然湧了上來。

她走到屋頂邊緣觀察底下的情況。工會裡的士兵們似乎終於恢復了意識，因傷痛而發出的呻吟聲清晰地傳了過來。雖然說強調了別出殺招，但應該還是有很多人受了傷吧。

「……我還、不夠可靠啊」

安婕琳的心情變得十分憂鬱，但她想起來還有蘿塞塔和夏洛蒂的事要處理，於是匆匆從屋頂跳下。

○

一名穿著長袍、將兜帽拉得很低的男子雙手抱胸地站在那裡。所站之處離安婕琳戰鬥的地點有些距離，但還是能將剛才的一舉一動盡收眼底。

『……唔嗯』

男子將手放到下顎上，眯起眼睛像是在思考著什麼。

『的確很強.....但是，僅只於此的話』

男子像是飛行一般地來到剛才戰鬥的地方。

屍體七橫八豎地躺著，屍臭和血腥味伴隨夏日黃昏的暑氣一起漂浮在空中，直衝腦門。男子一邊向前走，一邊逐個確認屍體，隨後陷入思考。隨後歪著頭說。

『原以為正好能用來當作評估實力的道具，但這些傢伙也太弱了.....看來淨罪機構也沒得到什麼關於冒險者的有用情報呢』

男子往工會的方向瞥了一眼。

『.....再測試一次吧』

他從懷中取出一塊黑色的寶石，一邊詠唱著某種咒文，一邊在握住寶石的手上加了點力道。

手指的縫隙間透出青白色的光芒，明明沒有風，但他的長袍卻翻滾飄動了起來。

『去吧』(*5)

男子將黑色寶石往工會的方向拋去。

*1: 原文『段々上から夜がかぶさって来るらしい、白々した天頂の辺りに星が瞬いている。』後段坦白說糾結了很久，查辭典跟參考輕之國度的 Binarytree 翻譯君的見解都無法理解，「夜色漸濃但是天頂漸白」是怎麼回事。在靈光一閃前，先這樣吧。

*2: 原文後段『わ、わ、悪い人が、人が、悪い、わる、悪い子、だなあ』。基本上除了用注音跟羅馬拼音以外，大概很難表現出日文的音節，但不管用哪個都有點突兀，所以改從中文字型的拆解下手，從視覺上表現結巴、還有跳針的異常。「壞人」的日文即是『悪い人』(わるい人)。輕之國度的 Binarytree 翻譯君的見解是『坏、坏、坏人、人、坏、坏、坏孩子、子』。

*3: 原文『わ、わ、悪い子は、ころ、ころ、殺さなきゃ、ねえ？』同上，『殺掉』即是『殺さなきゃねえ』(ころさなきゃねえ)。輕之國度的 Binarytree 翻譯君的見解是『坏、坏、坏孩子、要、要、杀、杀、杀掉才、才行、吧？』。

*4: 原文『えげつないぞ教皇庁めッ』。『えげつない』查辭典有『惡毒、下流、沒人性』的意思。『めッ』則有太多意思，不確定原型是甚麼；但如果就『め』來說，其中一個接近的意思是『傢伙』。輕之國度的 Binarytree 翻譯君的見解是『.....你们这帮教皇厅的混蛋！』

*5: 原文『行って来い』。查辭典有兩種常見的用法。一種是用在相撲上的術語，指對方撲來後的躲閃，讓對方失去平衡。在這個場合不太好解釋；另一種則是用在歌舞伎的術語，指舞台旋轉一周。雖然也很想用類似『讓表演開始吧』、『讓舞臺升起吧』、『好戲開鑼吧』的戲劇性修辭，但似乎都不太像長袍男會講的話。避免超譯，這邊借用輕之國度的 Binarytree 翻譯君的見解『去吧』。

譯者語：

文庫版的修女登場橋段，氣氛比較不一樣。
比較強調修女的中立與神聖屬性吧。

巧遇。
傀儡。
禍種。

下一話，

傷後，
合擊，
魔力波動。

--

※ 作者: warrenchen 時間: 2020-01-21 21:43:56 (台灣)

※ 編輯: warrenchen 時間: 2020-04-28 03:01:53 (台灣)